

写作文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 6

热点畅销



李娜著
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从武汉到北京,从北京到墨尔本、巴黎、伦敦、纽约……大满贯冠军一路走来不易。荣耀的背后是超乎常人的努力和付出。本书讲述李娜30年的人生故事。与众不同的成才之路、跌宕起伏的赛场传奇、不离不弃的爱情誓言,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。你看到过赛场上奋力争抢的李娜,你看到过采访时谈笑自如的李娜,你看到过广告里笑颜如花的李娜……但是,你还是觉得没有真正地了她。本书,将为你还原一个最鲜活的李娜。

[上期回顾]

以前我以为,人是一点一点长大、一点一点成熟的,但是看到爸爸去世那一刻我知道,人是一瞬间长大的。

打羽毛球的日子在记忆中有些模糊,印象中我从来没有上过场,每天都在场下自己摆动作,教练把一颗球吊在那儿,我反复练习挥拍。

想来是很枯燥的日子,但因为小,也并没有当回事,我是个很乖的姑娘呀,既然教练让我挥拍,我就乖乖地一直练挥拍。

大队员们可没这么老实——羽毛球队里有大队员也有小队员,大队员可以上场打比赛,小队员在场下练动作。体校的小孩比普通学校的孩子要淘气些,经常换着花样地捉弄小师妹们。好在我同批入队的小队员大概有十几个,我在里面成绩并不突出,从哪方面看都不显眼,也不太会招惹到老队员的注意。

我在羽毛球队像是可有可无的边缘人——打羽毛球需要手腕发力,而我的习惯是手臂发力,手腕的动作有点“死”。小孩子懵懵懂懂,对自己是不是受重视也并不在意。教练有时会看着我：“唉,你这个手腕啊……么办哩？”

我在学校表现不错,特别是数学课。可能是遗传到了做出纳的妈妈理科生基因,我在数学课上总是轻松自如,还曾经被老师推荐去上过数学奥林匹克班。我喜欢数学,这是一门逻辑清楚、条理分明的课程。在数字的世界里,一切事物都有固定的运转规律,就像打网球一样,只要你把击球点稍微靠后一些,就能打出一个漂亮的直线球,一颗网球永远不会在飞到网前时忽然决定要自己换个轨道,或是掉头飞回来。数字和网球没什么区别,只要你掌握了它们的运行规律,操纵和使用它们就绝非难事,我在数学的世界里得心应手,数学老师也视我为得意门生。

我不喜欢语文课,写作文也好,总结中心思想也好,都干巴巴的。在

我眼里,这是一门暧昧、纠结、模棱两可的课,所有的作文结尾都要莫名其妙地升华到“我的名字叫红领巾”或者“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”,我不喜欢这样的授课方法,我不想撒谎,哪怕只是在作文里撒谎。小孩子每天就是玩,就是蹦蹦跳跳,吵吵闹闹,哪有那么多“意义”?反正我是找不出来。每当我在绿色格子的作文簿上写“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”的时候,我都觉得自己像个骗子。

我的成绩不均衡,长相也不起眼,除了数学老师对我另眼相看,其他人没有把我当回事,我在班上和在羽毛球队里一样,都是个可有可无的人。

小学二年级那年夏天,网球教练夏瑶瑶来我们队里选“种子”,一眼相中了正在练球的我。她认为我移动速度够快,发力也到位,在和我的教练沟通过之后,夏教练建议我停掉羽毛球的训练,跟着她去打网球。我的羽毛球教练林书慧,也很同意这个建议。

我有点吃惊,练了两年羽毛球了,我从没想到忽然要改行。网球是个么运动?我也没听说过。但我知道,被体校教练选中的队员一定能进重点班,进了重点班才有机会加入专业队,所以这应该是个好消息。

但从羽毛球专业改到网球,这是个很大的事情,夏教练让我带父母过来谈谈,同时也看看我父母的身高是否理想。网球对身高有一定要求,要预测队员未来的身高,最直观的办法就是看看爸妈的高度啦。

第二天,我和爸爸妈妈就站到了夏教练面前,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中山公园的网球场上,夏教练和我爸妈谈得挺高兴。出乎我的意料,爸妈对于转专业的事很爽快地就表态:“行!没有问题。”

事后妈妈承认,她一直担心我在羽毛球队会被大孩子们欺负——当时羽毛球队的管理不很严格,教练不在的时候,年龄大、入队早的队员会捉弄小孩子,那时我们都是小毛头,大孩子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,爸妈很担心,因此很干脆地将我转到了网球队。

教练对我父母的身高也很满意,我爸爸一米七五,妈妈一米六六,在湖北人里算比较高的,而通过测骨龄得到的结果是:我将来可能会长到一米七二左右,这个结果也让教练很满意。

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,网球还是项人们很少听到的运动。我家人一开始管网球叫“毛球”,因为圆溜溜的球身上有许多黄绿色细毛。第一次去中山公园的网球场找夏教练时,看到很多人都在打“毛球”,那场面可真是新鲜。

夏教练还问过我:“怕晒太阳吗?”我马上回答说:“不怕,心里还纳闷,想着太阳离我那么远,我为什么要怕啊,现在想想可能教练是想问我怕不怕被晒黑吧。她说,不怕就行,场地在室外。”

我就这样离开了羽毛球队,转向了网球。在网球场上,我见到了我未来的队友们,她们个个都是短头发而且晒得黑黝黝的(现在这种肤色应该叫古铜色,很流行的),好像一群非洲小朋友。夏教练说,你要进体校的球队打球,可以,但是你要先打败我手下一个队员。爸爸显然是很希望我留在网球队的,所以我必须打败一个“非洲小朋友”。

我开始了这项艰苦的尝试。我用力地挥舞球拍,尽可能地让球落到对手始料未及的区域。但是没有用,不管我多么用力,多么凶狠地发球,从网对面返回的球一定会更快、更凶猛。黄绿色的小球像一颗流星

一样迅疾地飞过来,我必须不停地跑动才能勉强接到球。

多年后我仍然会经常梦到儿时练球的场地,会想起当我最初踏上球场时那些从高处呼啸而来的发球,有时它们会冲向一个你预料不到的地方,有时它们甚至会狠狠打在你身上,你必须尽早挥拍,在它来不及发威前截住它,改变它的轨道,让它臣服于你,让它明白在这个场地上,你才是说话算数的赢家。

我很感谢教练对我的严格训练。跟我比大、比我入队早的队员练球虽然辛苦,却极好地锻炼了我的心理素质,网球水平也进步很快。就这样练了一两个月后,夏教练就对爸爸说:“这孩子不错,让她进业余体校吧,免得夜长梦多。”

言下之意是挺看重我,怕我被别的队抢走。爸妈自然没什么不愿意的,教练看重我,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爸爸把行李码在自行车后架上,我迷迷糊糊地跟着他走进了业余体校的宿舍。那一年我8岁,是业余体校最小的网球学员。

我们的宿舍在一栋简易楼的二层楼上,这座楼离网球场很近,出了房间就可以看到球场。十几个小朋友住在一个大房间里,大家睡的是简易的双层床,每个人专业都不一样,除了网球班的,还有练击剑和田径的。我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个巨大的新家,多好啊,有这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要。

爸爸妈妈把我安置好就离开了,我自己去球场上跟要好的队友们会合,兴高采烈地描述我搬进新家的感受,这种快乐一直持续到睡觉前。当我躺在床上才忽然惶恐起来——怎么,我要是自己睡了吗?爸爸妈妈都到哪里去啦?

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后要离开家独自生活了。

一起车祸意外搅乱了程屹的生活 10

都市情感



梅吉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小说讲述了一对大学时期的恋人江小芷和程屹坎坷的婚姻历程。他们的婚姻遭遇红灯和考验,但最终雨过天晴,一家人团聚。回头反省他们的婚姻,才发现每一次的误会和矛盾都没有及时地化解,没有给彼此足够的信任,也总是冲动任性。

裸婚、闪婚、冷战、伪外遇、离婚大战……作者将几种不同的婚姻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,让读者看到中国式的婚恋,中国式的婆媳关系。

[上期回顾]

苏杨回婆家吃了顿“散伙饭”,结果因为婆婆在饭菜里下毒,险些丧命。苏杨还是为婆婆求了情,婆婆被判刑三年。

女儿囡囡的出生,给江小芷和程屹奄奄一息的婚姻一个继续下去的理由。他们都是如此地宠爱这个女儿。

囡囡周岁过后,章慧没有办法再带她了,她的高血压不能操劳,江小芷也不忍母亲这样劳累,就同意婆婆住过来替她照顾囡囡。姜悦芬倒是很乐意。

可是,终于平静下来的生活又被一个意外打破。

一天半夜,程屹接到程立的电话,谭芬的孩子果果离家出走。程屹开车载着程立两口子寻找。因为路灯有些昏暗,他把车前的大灯打开,遇到有车的时候会换成近灯。

前面一辆车开过来,那大灯亮得直晃眼,程屹的眼前一花,等到对面的车过去,这才发现前面有个人影正站在马路上,他心里一惊,急踩刹车,但还是感觉到车前一震,车停下来的时候,程屹只是惊恐地坐着,他吓得腿都软了,好半天没有缓过神来,居然撞倒了一个女人。她倒在地上呻吟着,脸上布满了血。

程屹不顾程立的劝阻,抱起躺在血泊中的女人放到后座上送去医院抢救。他坐在走廊上,看着自己衣襟上、手臂上沾满的血时,心里灰暗极了。

“你是病人家属?”护士走出来问他。“她……死了?”程屹小心翼翼地问。“不是,你跟病人到底什么关系?”程屹迟疑一下:“我,是我撞的她。”

“你赶紧去洗洗吧,手上有什么伤口没有?”护士问。程屹莫名其妙:“什么意思?”护士深深地看他一眼,“病人的血有点问题,她是个HIV携带者。”程屹愣愣地看着护士,整个人都蒙掉了。

“别担心!”护士宽慰地说:“只要你没有伤口是不会被感染的,就

算有伤口感染的几率也很小,艾滋病毒离开人体后,生存能力是非常弱的,很快就会死亡,你用热水洗洗也可以清除掉这些病菌的。”

程屹腾地站起来,朝开水房里走去,滚烫的开水,他忍着疼一下一下地伸出手去冲洗,骤然看到身上血迹斑斑的衣服,惊慌失措地脱下来。他仔细地看看自己的手,指尖在瑟瑟发抖,但没有伤口,没有任何的伤口!

稍许安慰的是,被撞的女人只有些轻微脑震荡,其他都是外伤,护士劝他们私了。

程屹第二天早晨回去的时候,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江小芷上班了,母亲带着囡囡出去玩。不知为什么,经历过昨夜以后他回到家里突然感觉到很踏实,他还拥有着这一切,健康、平安、家庭、事业……

洗了个澡,换了身衣服他才去公司上班,在路上的时候,他拿出手机给江小芷拨了个电话过去,那边传来她的声音时,他的心里忽然矫情得一塌糊涂,他是爱她的,时至今日他依然爱着她,只是因为生活的琐碎让他忽略了他们之间的感情,忽略了要去表达内心的感情,不断的争吵和冷战把他们的生活给糟蹋了。

“有事?”江小芷的声音依然冷淡。“没有事,就是告诉你一声,果果找到了。”他把车缓缓地停在路边,胸腔里澎湃着激动的情绪。“那就好。”她对他声音里的温情有些意外,自己的语调也不由地软了下去,“你什么时候回家?”“早上。”“那,吃过早饭了吗?”他静静地:“昨天晚上我撞了一个人。”

“啊?你没事吧?”江小芷惊跳起来,“受伤了吗?现在在哪里?”听到江小芷关切的声音,程屹的眼眶一湿:“我没事,没有受伤,现在在上班的路上。”

“情况严重吗?”江小芷急急地问。“还好,只是有些脑震荡和外伤。”程屹尽量轻描淡写地说,不要让她感觉到惊惧。

“只要人没大事就好!”江小芷的一颗心这才稳稳着了地:“吓死我了,你以后开车得千万注意,囡囡还那么小,你得对她负责!”

“小芷……”他动容地说。“什么?”“晚上我去接你。”“嗯。”

几天后,程屹还是去医院抽了一次血,虽然护士告诉他应该没有事,但他依然不放心。他不敢去抱囡囡,不敢跟家人坐在一起吃饭,也不敢跟江小芷用同样的毛巾。

田喜从江小芷和程屹的生活中消失了很久,她调动去了北京办事处。那天,田喜从北京回来了,给程屹打了个电话,说约了几个同事一起喝茶,“我,我就想见你。”程屹有些烦恼:“你知道我是不会离开我的家人的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那样做?”田喜不知深浅地问。“我怎样了?”程屹的态度变得恶劣,“田喜,拜托你了,不要来打扰我了!”

“公司都传遍了。”田喜叹口气,“我是为了你好,才专程回来的。”“传什么了?我怎么?”“有人看见你去医院了……”田喜欲言又止。“你在哪儿?”程屹迅速地说。难怪他觉得这几天公司里的人看他的眼神怪怪的。

原来,公司其他部门的同事去医院的时候看到程屹,走过去想要打个招呼却发现他是来做艾滋检查的,那人就没敢过去。公司里的八卦一向传得很快,到最后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不知道。程屹赴了田喜的约,向她解释了实情。

拿结果的那天,他本来想一个人去的,但田喜出现在医院的门口,这一刻他其实挺感激田喜的,短短

几日他心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,又不敢跟江小芷说,怕说了她也会跟着担心。他已经想过最坏的结果,如果他真的被感染了,他就和江小芷离婚,一个人找个安静的地方苟延残喘地生活下去。但每每这样想的时候,他的心就像被连根拔起一样疼。

“程哥,别担心。我去替你拿!”田喜默默地从他手里拿过单子。其实程屹的心里真是怕极了,他害怕去面对,害怕看到不好的结果,紧张烦躁不安让他紧紧地握起来,闭上眼睛心里默默地祈祷。

田喜再出现的时候,脸色很苍白,一瞬间,程屹的心就像被绊了一下,绝望和无助把他捆缚得动弹不得。“程哥……”田喜拍着他的肩,带着哭腔地说:“怎么会这样?”

怎么会这样?他也想知道怎么会这样?他才三十岁,他的生活才刚刚展开,但现在,连健康都没有了,又何谈家庭、事业、未来、前途。他被三十年来最深的打击给击垮了,他的意志轰然倒塌,再也没有希望了。囡囡,想到囡囡,他的心都碎掉了,女儿还不到两岁,她那么乖巧可爱,但他在她的生活里会永远地缺席了。

母亲呢?母亲年纪大了,她一生都为着两个儿子,他有了事,母亲该有多伤心。还有小芷,他们快要步入婚姻的七年之痒了,但这几年他们只顾着冷战了,把好好的日子都给糟蹋了。他失魂落魄地站起来,踉踉跄跄地朝外走去,整个世界都在摇晃,他没有喝酒,但步子却乱得一塌糊涂。

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的家,开着车在街上胡乱地转悠,夜幕四合,灯火骤亮,这城市每天都上演着悲欢离合,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时,却觉得命运给了你个开不起的玩笑。